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二十八回 海潮擺設混元陣 毛遂私投地戶坑

話說毛遂，盜了寶貝，將蘆棚燒著，土遁回營。那火一時間烈燄飛騰，通天徹地，老祖吃了一驚，吩咐銀蓮子取了盂水來，口念真言，望空一灑，頃刻烏雲罩地，大雨傾盆，把火澆滅。營中看見火起，三軍驚亂，齊來救火。及到時，火已全滅。始皇同眾文武來看，老祖接駕坐下。只見銀蓮子慌忙來報：「稟上老祖，不好了，桌上放的旗、劍、沉香拐都不見了。」老祖聞言說道：「什麼人膽大包身，敢到我的蘆棚盜去寶貝。待我算他一算。」遂即掐指尋墳，心中大怒，對始皇道：「貧道失於檢點，被那別夫差毛遂進營，放火盜寶，情理可恨。待明日貧道擺下一個陣圖，管教成功。」不言秦營商議擺陣，且說毛遂遁回，從地下鑽將出來，竟至青紗大帳。孫臏在座上秉燭等候，忽見毛遂背插杏黃旗，腰掛寶劍，手提沉香拐，慌忙降座相迎。大笑道：「恭喜賢弟成功，可喜可賀。」毛遂道：「罷，罷，接你寶貝去罷，把我膀子都壓壞了。」孫臏陪笑道：「賢弟勞心費力，我刻骨難忘。」吩咐獻酒來，給賢弟慶功。毛遂說道：「這個倒不必費心，但是這買賣只好一次，下次不敢奉命。好容易擔驚受怕偷了來。」孫臏道：「實在是難為你，那一把火是你放的麼？」毛遂道：「再有何人？我看這老祖坐在蒲團上打坐，就放把火嚇他。」孫臏笑道：「孫臏請賢弟做了一個小偷也罷了，怎麼做乘火劫奪。」毛遂道：「好三哥，替你做賊，你反打趣我來了。」孫臏大笑道：「不用著急，且請歇息，明日竭誠酬勞罷。」毛遂遂轉歸後帳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海潮聖人，至天明早晨，差銀蓮子請始皇進了蘆棚坐下，始皇道：「祖師夜來受驚了。」海潮道：「偶然疏防，被他弄了手腳。貧道今日受他的虧，一不作二不休，待我擺下一陣，定要成功。只要借聖主的令箭權用，以便調度。」始皇大喜，令當日官取來，親送與老祖道：「這令箭不論王侯駙馬，任意差遣。如有不遵，任憑老祖軍法施行。」說罷，辭別回帳去了。老祖就令王翳：「速到東南角下，搭三座高台。正南一座，正北一座，當中一座。正南的高三丈三尺，按三十三天，周圍寬轉三百六十步，按那三百六十度。台左邊設日精旗一面，右邊設月華旗一面。台前邊用軍漢六名，各執彩旗，上安南斗七星旗。台上邊軍漢二十八名，用各色五行旗，按金木水火土二十八宿。台下邊軍漢九名，用各色旗，按九曜星官。再用大鼓五面，放在台上，著五名軍漢播打，名為五雷。按九宮八卦十二辰，名為天門。正北上這一座，台高一丈八尺，按十八層地獄，周圍寬轉七十二步，按陰曹七十二司。台上設立十殿閻君位，左右用軍漢數名，扮作牛頭馬面鬼之形。台前掘一大坑，名為陰坑，不用鎮壓，也不殺害生靈。此坑要深一丈八尺，周圍也是七十二步，軍漢七十二名，被頭散發，裝作無常五鬼，各執白旗一面，等敵將入陣，打下陰坑，用紙幡展動，攝其魂魄，名為地戶。居中那座，台高九尺，按九州，周圍寬轉七十二步，按七十二郡。台上用黃羅帳，設立秦皇的龍位。台下另六個土堆，六員大將，用鐵鋤頭鏟平土，名為削平六國，文武戰將，俱到台前保駕，此為人城。速去築台準備，不得遲誤。」王翳領令，率軍兵去了。老祖吩咐金子陵：「傳我的命，往西地長安。要紅農大炮三十六位，小炮七十二位，取來應用。」金子陵問道：「祖師要炮何用？」老祖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這易州燕山，雖然五面城池，按庚辛金西方兌金之象，最為難破。除非用火剋金，用炮轟了易州，方可成功。須要快去取來，易州聽用。」子陵領命去訖。

且說那王翳，奉命築台已畢，諸事停當，上蘆棚繳令。老祖道：「快請聖駕來。」王翳將始皇請至，老祖迎接上棚，開言道：「貧道在東南角下，設擺一陣，要拿孫臏，請聖主觀看。」始皇大喜道：「此陣何名？」海潮道：「貧道擺的是混元陣，與別的不同，包涵天地，役使鬼神，外分三才，內藏一元，有變化無窮之妙，移星換鬥之功。不論仙凡，遇此魂魄皆無，屍骸頓露。那怕孫臏千萬變化，也教他目下傾生。」始皇聽罷，歡喜不盡，說道：「真乃孤家之幸也。」老祖傳令擊鼓，武職眾將，聞得鼓鼓，魚貫而入，進蘆棚參見，呈上花名冊籍。老祖展開看畢，就令英布、彭越、趙高、章邯、魏豹、李實各帶本部兵三千，往中間那座人城台下把守，但有燕將進陣，令軍士一齊奮勇前去捉拿敵將，你籌六位，備執鋤頭一把，在台下平那六個土堆。各領貧道朱符一道，但見燕兵進陣，將符焚化，只用鋤頭平土，敵人不能逃生，個個下馬受綁，不許擅自動手。六將得令，領軍士去了。老祖拱手對始皇道：「煩聖上率領文武眾將，至人城台黃羅帳內監陣。左有甘羅，右有蒙恬，為左右輔助。不用吾主臨敵，但有燕將進陣，將靈符焚化，驍勇無敵，自然制服下馬。」始皇接了靈符，文武隨從，竟進陣中黃羅大帳，君臣等候行事。

老祖調度已畢，遂命銀蓮子帶腳力過來，即下蘆棚，扳鞍踏蹬駕馭，銀蓮子跟隨，跨鹿進陣門。至法台前下騎，老祖吩咐：「你等俱在此伺候，不許上台。」言畢，自上了天門台。這台上也沒有什麼預備，止有一張桌子，桌上是香花燈燭，左邊是日精旗，取下來寫了掩光符，月華旗寫了藏明符。令兩名軍士執掌，遇敵人進陣，聽五雷為號，即將此旗搖動，自然日月藏明，不可違誤。老祖又吩咐將南斗旗取下來，寫道絕命符，令六名軍士執掌，但遇敵人進陣，聽五雷為號，即將此旗搖動，不得有誤。又將二十八面五行旗取將下來，各寫混元符一道，令二十八名軍漢執掌，但見敵將進陣，各執旗幡搖動，不得有誤。老祖將五面大鼓寫了「急急如律令」五字令，令五名軍士掌管：「但見敵人進陣，即將此鼓播打，自然五雷響應，不得有誤。」老祖分派已定，在袍袖裡取出一面令牌，左手執牌，右手仗劍，不用符咒念咒，用劍往上一指，將令牌連擊三次，喝一聲「普天星神急急如符令。」這老祖比別的不同，玄門驅神請將要掐指念咒，費多少氣力，他乃無當聖人，先天的老祖，覆手翻雲，符到那個神祇不服他驅遣？只見令牌舞動，霎時間雷聲響亮，半空中戈甲生輝，諸天神下降。但見青龍白虎，朱雀玄武，二十八宿，九曜星辰，五雷四帥，十二元神，四大天王，一齊來至台前，躬身參見。老祖拱手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犯尊神，今日貧道擺下一陣，全仗神力，擒拿孫臏，不許放走，違者聽斃。」

諸神領旨，各按方位，在天門台各按迷雲述霧，等候孫臏打陣。老祖下了天門台，又往正北台上，將七十二面紙幡，令七十二軍士披髮執掌，吩咐道：「若遇敵人進陣，將幡招展，攝其魂魄，引入陰坑，不過三日，仙凡喪命。」老祖又用劍往下指令牌，將令牌連擊三次，喝一聲「四冥地府，急急如律令。」言猶未了，只見焦面鬼王、牛頭馬面、五道傷神、勾死無常領著五百名陰兵齊來參見。老祖吩咐道：「今日貧道擺下混元陣，借仗眾位地府神祇，擒拿敵將，打入陰坑，不許放走，違者聽斃。」地府諸神得令，領陰兵各按方位，在地戶台下邊，專等打陣的敵將。

且說老祖下了地戶台，右手持劍，左手持令牌，在陣內按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，乾坎巽艮離坤震兌，各大展神通。但見天門台上紅光閃閃，人城台前紫霧蒙蒙，十分利害。老祖擺完陣圖，蘆棚坐下，命王翳領二千五百人馬，分為五隊：按青黃赤白黑五色盔甲，分五行旗號按金木水火土，排列在陣外，搖旗吶喊助威。王翳依令而去。又命銀蓮子將這顆定海珠，在地戶台上專打敵將，不許走誤。銀蓮子接寶，到陣裡去了。不一會，王翳回來繳令，海潮就令他先至燕營討戰，自己持劍跨馱，徐徐出營。

那王翳來至燕營，高聲討戰，旗牌來至青紗大帳稟報。孫臏聞知，隨即架拐騎牛，帶領全山眾將、姪兒姪媳，炮響出營，王翳正值討戰，聽得炮響，看見孫臏衝出營來，圈回坐騎，稟復老祖。老祖催開腳力，到了戰場，正與孫臏打個照面，孫臏忙收住青牛，抱拐陪笑，口稱：「老祖，今日又來教孫臏臨兵，莫非又要動手麼？燕人先告過罪，當場不讓，今日也不留情面了。」海潮用劍一指道：「好別夫，你仗著三卷天書，奇門遁甲，怎敢在我面前搖唇弄舌。你的本領，我也知道，我也不留情了。我今日在東南角擺下一個陣圖，你若能打破此陣，我就回轉高山，請秦皇撤兵回國。你若打不破此陣，早早保你的神仙名位，你也回天台山，教燕王早寫降表。三條大路，任你自己裁之。」孫臏聞言微微冷笑道：「老祖既會擺陣，我燕人豈不能破陣，我試試看。」老祖回騎用手一指，便進了陣去了，孫臏收住腳力，率領眾將觀看，不覺大驚道：「好利害，這老祖擺下此陣圖，竟欲下絕情了。他擺這個陣，莫說是凡人進不去，就是大羅天仙，也不敢輕易攻打，雖然我能五遁，隱瞞本命元神，也無大害，但也要趨吉避凶，休要自投羅網。此乃天地人三才變化混元陣，此陣包藏鬼神不測之機，移山倒海之術。先有無極，後有天地，乃是先天妙用，何能破得。」講論未完，老祖催馱出陣，用聲招呼道：「好孫臏，你可看澈吾的陣麼？」孫臏道：「看澈了。」老祖道：「可知此陣何名？」孫

臚道：「此乃三才一極混元陣。」

老祖暗驚道：「好別夫，他果然深知奧妙，善曉玄機。」說道：「你既能知此陣，敢來打麼？」孫臚道：「有擺有破，這也有何難？我今日既見此陣，且各歸營，三日之後，定當破陣。」老祖道：「就限你三日，看你有何本領？」說罷，各歸本營。孫臚回至青紗大帳坐下，毛遂問道：「三哥，今日看陣如何？」孫臚皺眉道：「此陣十分險惡，非等閒可比。內按三才，外列八門，包羅天地，變化多端，非比妖術邪法，可以容易破得。我燕人又怕有一番驚恐了。」毛遂笑道：「三哥聰明伶俐之人，難道就不明白這個大道理，死生是窮究不出的。自古道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』，果然該死，就躲在家裡，也是逃不過的。若是命不該絕，恐他大凶大險，大禍大災也不怕。你可記得絕虎陣、陰魂陣、誅仙陣，是三個利害的陣式，還有那攢天箭，更有無邊利害。這幾個兇險，你也都闖過來了，今日這等一個混元陣，就害怕起來？」孫臚道：「賢弟雖然說得有理，只是人要趨吉避凶，人家擺下陣圖，豈能睜著兩眼去送死麼？待我略略少停，自然有個退兵之策。」說畢，回轉後帳去了。

毛遂聽畢，心中自思：「這別夫又害怕了，鳥驚一彈，見曲木而高飛。不論大小陣式，見一個就怕了。我何不悄悄出營，與海潮對敵。況且我下山以來，只替他偷了幾遍，只當光會做賊，不會上陣了。既然三哥害怕，等我出去，若是成功，也顯顯我的本領。倘不能成功，到他陣裡去探虛實門路，報與三哥知道，也算一個小功。再不然，被他們拿著了，仗自己的土遁之術，也不能殺害我。」想定主意，即忙下了青紗大帳，打點臨敵。偶然想起：「我這個樣子，人不出眾，貌不驚人，他陣裡頭，自然有天神天將，焉能懼怕於我。若是這樣出去也就著他害了。想我孫三哥，他是玉帝的巡天都尉，作了一位真人，上管三十天，下管十八層幽冥地府，那個不懼怕，於他的體面甚大。我何不變作他的模樣出去，可以成功，也定不得。」毛遂回到本帳，念動真言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成了南郡王孫臚一模一樣，也是頭戴三叉冠，豆青袍，魚皮靴，腰束懶龍條，面如滿月，五絡長鬚。毛遂想到：變是變得似，只是要赤看一雙腳，可不為難？揀了二根柴棍，口吹仙氣，頓時就成了二根沉香拐，自己這兩口劍，權當那一雙雌雄劍，又把一張黃紙，吹了一口仙氣，變著了杏黃旗，插在背後。諸樣都變了，只是少個腳力，這物件有些難變。「難道我步行不成，到被人家看出破綻來了。」想了一回道：「這物件現在門外栓著，我既冒名，何不就偷了他的腳力，騎了出去。」毛遂想罷，轉身來至青紗帳外，看守青牛的軍士，正要喂牛草料。忽然看見王爺到來，一齊跪下迎接。毛遂道：「快備腳力來，我要臨敵。」軍校不敢怠慢，即忙備了青牛伺候。假孫臚騎上，競奔營門，如飛而去。營門軍校看見，一齊跪下，口稱：「王爺何往？」毛遂道：「我去打陣。」軍校道：「快去展旗放炮。」毛遂搖手道：「兵行鬼道，一概不用，好生看守營門。」眾軍各應一聲，大開營門，那個假孫臚如飛而去。那些營門的軍校，心中疑惑道：「怎麼今日南郡王臨敵，一個人馬也不帶，是何意見，難道掠陣的也不用一人？」正在孤疑之間，忽見三位門徒，展力、展凱、吳能經過營門，軍校看見，跪下道：「老爺在上，方才王爺單騎，自出營門，打陣去了。」三位大驚道：「既是打陣，為何不帶人馬，倘有差錯，要我們徒弟何用？快些去保駕要緊。」三位爺赤心盡力，也不辯真假，一齊提槍上馬，出離營門，緊緊趕來。

毛遂聽得馬鈴響亮，回頭看見三匹馬，猶如一片火雲，就地滾來。毛遂明知是展力、展凱，吳能三人，就在牛背上招呼道：「你等來此何干？」眾徒催馬來至眼前，答道：「我等來助打陣。」假孫臚道：「眾賢徒，既然趕到，隨我走走罷。」言畢，催牛來至陣前。舉目觀看，但見紅雲繚繞，紫霧盤旋，右邊有股黑氣衝空。毛遂道：「這是什麼混元陣了，燕人害怕，想必裡頭一定有些變化利害之處。說不得，我既到此處，斷無回頭之理。」回頭對三將道：「那位賢徒與我討戰？」展力應聲願往，遂上前用聲招呼道：「巡營小軍，快報與你家主將知道，今有南郡王爺到此破陣。」小校聞言，報知王翳，王翳上天台門，稟知海潮，海潮就命王翳：「引那別夫進陣。」王翳得令，出了陣門。只見那別夫，架拐騎牛，跟著三個徒弟，正是孫臚。遂大喝道：「你這別夫兩次三番，脫命逃生，今日又來送死。」假孫臚道：「王翳賊，怎敢口發狂言。你往那裡走。」催動青牛，舉拐就打，王翳用槍急架相送，殺在一場。這王翳是被孫臚打怕的人，知道他的利害，這裡怎敢戀戰。不上三個回合，往陣中敗走，假孫臚率領三將隨後追趕，闖入了混元陣中，不見了王翳。只見四面八方，飛沙走石，雷聲響亮，火燄騰騰，四圍如銅牆鐵壁一般，也無人對敵。三將口稱：「師父，這陣勢來得利害，四下裡水火風雷擁上來了，我們往外跑去。」毛遂道：「跑不出去了，這陣勢我認得，是八卦連環陣，你等放心，只跟我來罷。」毛遂在牛背上念咒，顯出神通，往西邊乾地催動腳力，三將緊緊跟隨闖過去。抬頭觀看，上面有座高台，台上祥雲繚繞，左邊插一桿日精旗，右邊插一桿月華旗，前有南斗旗，後有七星旗，二十八宿，九曜星官，各有旗號。毛遂道：「不好了，這就是天門陣了。」催牛就往中間闖去。海潮見孫臚進陣，仙腕一擺，五名軍漢把大鼓擂動，剎時間雷轟電閃，日色無光。普天神將，蜂擁而來。嚇得毛遂魂驚千里。三將說道：「師父快把杏黃旗擋他一擋。」毛遂自思道：「杏黃旗是假的，那裡擋得住。」他就隨口答道：「不中用，跑罷。」那時天神天將圍上來，半空中五雷響亮。只見南斗旗，北斗旗，一齊轉動，絕命攝魂。正是生死有定，閻王注定。毛遂領著展力、展凱、吳能三人，闖進天台門來。那吳能命根當絕，攝魂旗一展，跌下馬來，昏迷不醒，死於非命。

毛遂闖過天門台，回首不見了吳能，心中大驚道：「他不跟我來，想是陷在陣中了。這樣利害，快闖出陣罷。」展力道：「四下裡黑風沉氣，那裡有出路。」毛遂道：「等我看來。」修真的人，閃慧眼就不昏迷，見陣中間有座法台，紅光繚繞。當中坐著始皇，兩旁排列文武。毛遂道：「這不是秦始皇的行台麼，沒有神將，我們打出去罷。」毛遂此時，領著二將，一路闖去。只見有六員大將，並不接戰。在那裡鋤土。展力道：「鋤這些土來何用，敢是填路麼？」展凱道：「少管事，這裡並無神將，不過始皇坐在台上，我們三騎人馬悄悄過去罷。」那西秦君臣，見三騎人馬闖進台前，細看正是孫臚進陣來了。始皇道：「快把靈符焚化，莫使這別夫走了。」丞相甘羅忙焚化靈符。忽聽得空中雷響，趙高等人，聽聞雷响，各把靈符焚化。剎時間四面八方人馬擁來，個個都是彪形，攔住去路。毛遂捨命直衝，剛闖出重圍，只聽得一聲雷響，把展力震於馬下。眾將上前綁縛，拿去開刀。

毛遂見展力落馬，哪裡敢去救，只顧拼命衝將出來。展凱道：「師父仔細，四面八方，有風有火有水有雷，高山萬仞，如銅牆鐵壁一般，往那裡走呢？」毛遂聞言，抬頭一看，果然四圍利害。只見正北上昏昏沉沉，並無風雷水火之聲，但高山阻擋。毛遂回顧展凱道：「我們在這裡闖出去罷。」一催腳力，往正北上而來。只見有一座高台，陰風慘慘，怨氣騰騰，雲迷霧籠，猶如地府一般，對面不見人，伸手不見指。展凱道：「天黑了，快尋出路罷。」假孫臚道：「往那裡走，連我也認不得了。」展凱道：「好師父，你有三卷天書，六甲靈文，背後又插著杏黃旗，怎麼不施展？」毛遂道：「實話告訴你，不中用了。況我不是你家師父，我是金眼毛遂。」展凱道：「我不相信這話，那毛師叔只有二三尺高，賊頭鼠腦的，我豈不認得，師父莫要哄我。」毛遂怒道：「好畜牲，當面就罵我，實不是你師父。是毛遂變化的，青牛是偷來坐騎，杏黃旗、沉香拐都是假的，意欲幫你師父打陣的，誰知惹出禍來。」展凱大驚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三人都被你害了。」